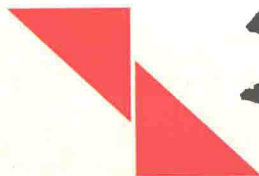


斯文扫地

前程似锦 繁华落尽
当我们仰望星空时 有没有听到内心拷问良知的声音

邢学波 著



斯文扫地

邢学波 著

前程似锦
当我们仰望星空时

繁华落尽
有没有听到内心拷问良知的声音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斯文扫地 / 邢学波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500-0779-6

I. ①斯… II. ①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1893 号

斯文扫地

邢学波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刘 云
封面设计	孙至付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9 楼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4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5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779-6
定 价	38.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3-33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张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人民公敌	1
阿诗霸	8
大官人	16
爹的问题	24
天生软肋	31
三打一	37
太黑全集	47
后会有期	57
风水宝地	65
一时糊涂	73
冬安	79
橄榄足球	81
四只光脚	87
麻辣兔丁	93
插秧	101
再不钻窗	110
汪三条	115
扫盲考试	128
没子弹了	135
联产承包	146
同病相怜	158
四大金刚	169

投怀送抱	179
李代桃僵	187
热烈欢迎	193
雄姿英发	199
卢副主席	210
哥哥抱抱	218
鱼兮鱼兮	230
裸女游戏	241
中秋佳节	247
一骑绝尘	253
圆月弯刀	261
冰冻三尺	270
风流人物	276
翻身农奴	284
悔不当初	291
辛勤园丁	298
应伯爵	307
时代局限	315
毕业纪念	323
靠山吃山	330
万万岁	338
哗啦啦啦	346
恋爱铲断	354
接线员	362
遍地开花	369

人民公敌

余悦君站在院门口，踌躇不定：一旦去报到了，还退得出来吗？

毕业的去向，早在8月他就知道了。9月开学时，已成为草甸代课教师的老同学孔庆林来找他，说校长宋德志想让他先去学校上班，当五年级的班主任；县教委的正式通知要迟到一些日子，学生课程落多了不好补。

但他拒绝了，推说有一些毕业手续要办。当初他一门心思要读高中上大学，却被父母强逼着报考了师范；他书没念够不想毕业，还就是被分配了回来。这段时间他一直在琢磨着，是不是可以回炉高考，然后可以像从前一样，跟那个她一块儿高高兴兴地坐火车出去上学。一直耗到9月中旬，耗来县教委的那一纸通知，他才不得不面对家门口的这个“母校”。

这是东北边陲一个四五百户人家的村落，正是秋忙的时候，庄户人大都已早早下地，街道上有些冷清。前一晚下了一场急雨，刚垫过黄沙的路面被冲出许多浅沟，很多地方积了水，漂着许多半绿不黄的杨树叶子。

余悦君耷拉着脑袋立在街头，突然觉得自己的境况很像那落叶，零落尘泥，身不由己。几只沿街找食的大鹅围上来，绷直了脖子冲他嘎嘎地叫，有一只还咬上了他的裤脚，他抬腿踢翻了一只，轰散了大鹅，然后踏着泥泞，一跳一跳地向东去了。

草甸学校在他家东南，村子的中心，背靠着村里的东西主路。因为年久，那一排十几间的砖砌平房校舍，墙皮大片地剥落，狗癣似的长着一疙瘩一疙瘩的青苔。余悦君默数着那些苔藓，磨磨蹭蹭，从家到学校的这一里多地他走了足足十五分钟，他掐着点，在整8点的时候，跨进了在学校东边的大门。

这许多年过去，校园还是那个校园，只是更加破败了。且不论房舍、围墙、门窗玻璃，只说那操场上硕果仅存的体育器械，立在东西两端的两个足球门，在他小时候还是坚实方直的钢管结构，而眼下只有三根细溜溜、黑乎乎的柞木条，两竖一横，钉成个扭扭歪歪的木框——原来的铁管被人锯走了。

正是早自习与第一节课的休息间隙，操场上很多小学生发现了他，都停下了嬉闹，一起静静地望着他；教室里的孩子听到消息，也争相跑出来看。那情形，像是围观一个如约而来的外星人。还有些小声的议论：“知道不，他是大学生！”“他

家就在我们那趟街上。”“他是来教我们班的！”上课铃响了，孩子们都往教室跑，临进门前还要站住脚，向他看了又看。

余悦君绷着脸，做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目不斜视地往前走。“大学生”这个称呼，让他浑身酸溜溜的，可感受着孩子们那虔诚的目光，心底还是泛出了一股热流。

办公室门口，七八个老师夹着书本走出来。往东来的一拨，走在最前面的正是他小学四、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孙福贵。孙老师明显发福了，两腮的肉嘟噜着，洗得褪了色的蓝汗衫子里兜着一个圆鼓鼓的猪八戒式的大肚子。“哟，小余，上班来了？”

未待答话，另一个腻腻的雪花膏样的女声已抢上前来：“哎呀妈呀，大学生来了，都想死我们了！”

余悦君身上一紧，再看也是个“老字号”——他小学一、二年级时的班主任汪艳红。汪老师上穿绿色的大开襟西服，内衬白翻领衬衫，下着淡粉色锥形紧身裤，白色高跟鞋，虽是40多岁的人了，可前挺后翘光鲜时髦，在一身农民老土打扮的孙福贵等人的衬托下，艳艳地闪动。

“嗨，汪老师，我哪是什么大学生啊……”余悦君红着脸应了一句，又去跟另外几位老师打招呼。

“快进去吧，庆林在等你呢。”孙福贵拍拍他的肩膀，引着一行人走向各自的教室。

教室里都响起了歌声，有的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有的唱“小松树，快长大”，还有“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声清脆、稚嫩，又有些含混和跑调。

进办公室之前，余悦君回头望了一眼：最东侧的教室门口，没有老师往里走，敞开的木门后挤出一排小脑袋。看他转回头来，小脑袋立即又缩了回去，在门后叽叽嘎嘎地笑一阵，很快又都伸了出来，挤着再看。一个留着短发的小女孩索性跳了出来，挥着手朝他大叫：“哎——大学生，你是来教我们的吗？”

余悦君认识这个女孩，她叫吴燕，跟他住同一条街，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假小子。他冲她笑笑，摆摆手，然后推门进屋。

办公室共三间，进门是一个四五平方米的小小外屋，左中右三个门。正面门内是一个小隔间，做教师休息室用的，门玻璃上糊着报纸。右手东间屋里没有人，乱堆着些煤炭、柴火、破柜子、破桌椅等杂物。左手西间屋，才是老师们办公的地方：四五十平方米的大房间，白石灰粉刷的墙壁已经泛黄，凹凸不平的黏土地面上摆

着十几张办公桌。

屋里还有两位老师：一位女老师不是本地的，他不认识；另一个是他的老同学孔庆林。

“你怎么才来？宋校长去村里办事去了，这周正好我值周，就让我在这儿等你。”孔庆林说。把他跟那位女老师介绍了一下，又指指靠过道的一张空桌，“那个座就是留给你的，你挨着孙福贵，你俩一块儿带五年级。课本、教案本、点名册什么的，韩主任早就都给你准备好了，都在抽屉里，你看看。”

孔庆林说的韩主任叫韩继文，草甸本地人，曾经当过草甸学校的校长，余悦君读中学时他还担任过黄原乡中心校校长。而今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所以从一线退了下来，回到草甸，帮扶一下新上任的外来校长宋德志。这几天，韩主任肝病犯了，没来上班。

余悦君在自己座位上坐下，把抽屉里的书、本、点名册掏了出来，信手翻看。“一个五年级二班，才25个学生？”

“这不是计划生育嘛，学生一年比一年少，现在全校不过二百人，一、二、三年级都只有一个班，高年级也才两个班，你这个就不少了。”孔庆林说。

抬头见那位女老师起身出门去了，就又压低了嗓音道：“咱这两个五年级，那可不是一般地差，特别是你这个五年级二班：上学期期末，也就是四年级期末，全乡统考，平均分语数双科不及格，你得有个准备！”

“双科不及格？！”余悦君还是吃了一惊，“你知道吗，庆林，我毕业前实习的那个市里的小学，语数的平均分都在90分以上！”

“没法比！就咱这个破学校，让小学都没毕业的人当老师，怎么跟人家比？”

余悦君也笑，又连连摇头，他知道孔庆林在说些什么。在黄原乡，草甸村属于最北侧的荒僻之地，草甸学校也成了老师们最不愿来的地方。本地老师，有点能量的都一心要跳出去；外面被分派进来的，也是挖空心思要走人。所以，这草甸学校的办公室就像是个车店：在这里教书的很多老师，长的能待上一两年，短的不过几个星期，来来往往，面孔常新。

也有几个面孔，几乎是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如一日地嵌在这里，比如孙福贵和汪艳红。孙福贵初一没念完，汪艳红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当初村里缺老师，两位就凭着村支书姜志成的关系到学校代课。后来转了正，弄到了中专文凭，实际上学问却没有丁点的长进。汪艳红需要超常发挥才能教三年级；孙福贵略强些，但也多是四年级就打住。

那些年还有全乡统考排名，黄原乡十一所小学，草甸学校是年年倒数，汪、孙几位所带的班也必然是年年垫底。所以家长们都骂，骂草甸学校，骂那几个垫底的“鳖犊子”老师；但骂也白骂，奈何不得。

孔庆林说，现在的两个五年级就是孙福贵和汪艳红从一年级带起来的。“这两人谁也看不上谁，平常好赌个气、斗个嘴。孙福贵说汪艳红水平差、好放骚；汪艳红骂孙福贵是猪八戒样，没文化，一肚子坏水。”

“两人一起带到三年级的时候，孙福贵向汪艳红叫板，说：‘老汪，你要是真有章程，咱俩一块儿接着往下带，你也带一个四年级给我看看。’老汪以往带班最多带到三年级，教三年级都吃力。可这回被孙福贵这么一激，蹦着高地要跟班走，非要跟孙福贵见个高下不行。”

汪艳红任性使气，当时的校长也由着她。结果，上学期全乡统考，汪艳红带的四年二——就是现在的五年级二班，以“绝对优势”考得全乡倒数第一：语文平均分 52，数学 47。孙福贵的四年一好点，两科刚好都及格了，但总评起来也是倒数——全乡倒数第二。

“开学的时候，老汪还嚷着要跟班呢，可新来的宋校长不敢再用她了。安排别人又都不愿接，因为这个班实在太差了，差得离谱。这不你来了，就塞给你了。之前这半个月，都是韩主任给带着上课，这几天韩主任病了，就放了羊了……”

该交代的都交代完了，孔庆林就去了班里。剩下余悦君一个，简单拾掇了下座位，翻开书本备课。一边还在心里嘀咕，“平均分语文 52，数学 47，那会差到什么程度呢？”

第一节下课铃响，很多老师回到办公室，跟他一通寒暄。铃声再响时，他就跟着大伙一起出门，去了班里。操场上的学生大都往教室里跑。五年级二班班门口，却有好些学生在打闹。不知谁喊一声“老师来了”，就一起往教室里钻，一个小胖子还被门槛绊了一跤。

余老师进屋的时候，二十多个孩子都已齐刷刷地戳在了座位上，一个个背着手，腰板挺得直溜溜的，眼睛亮汪汪地看着他。教室还是熟悉的老样子，还是那凹凸不平的土地面，大片掉皮的墙壁，碎了很多窟窿的玻璃窗……只有他面前的一张稚嫩的面孔是新的。

余老师照着花名册点名。二十五个学生，来了二十四个，一个叫陈元方的男生没有到。

“老师，陈元方跟他妈下地干活了，今早上我还看到他了。”假小子吴燕对他说，

还往身后指了指，靠北墙最后排的座位是空着的。

余老师皱起了眉头，“干活？”

一个大脑门、龇着一对兔牙的男生在座位上笑嘻嘻地应道：“以前俺们汪老师说了，陈元方是苞米碴子脑袋，就是数地垄沟的料。因为那个吧，他爸他妈造他的时候选错地儿了——在苞米地里！”

“胡说！”余老师虎起脸来喝了一声。那男生低下了头，却还在斜着眼瞟着他坏笑。

余老师就又吩咐他：“黄杰，那就你吧，中午放学后去一趟陈元方家，就说老师说的，让他快来上课。”

黄杰跳起来，举起手臂敬了个军礼：“遵命！”

吴燕扭头道：“黄杰，你忘了汪老师还说你来吗？说你是花岗岩脑袋，你爸你妈跑山洞里造的你……”

全班轰然大笑。

“我看你找揍呢是吧！”黄杰恼羞成怒，斜过身子就去够着打吴燕。吴燕一边仰着身子躲闪一边扯着嗓子嚷，“老师——老师——‘黄皮子’咬人啦！”（“黄皮子”，是东北话，指黄鼠狼。）

余老师好不容易让大家安静下来，开始了他第一堂数学课。

第二节下课，余悦君夹着课本飞快地回到办公室。老师们大都先回来了。孙福贵、孔庆林几个男老师凑在一头闲扯，说着前一天打牌的“战果”。汪艳红靠着桌子在织毛衣，一边还与对座的一位女老师唠家常。余悦君黑着脸进屋，“啪”的一声把课本摔在桌子上，吓了大家一跳。

“咋的了，小余，课上得不顺？”孙福贵在一旁问他。

“这都什么学生？！五年级了，连个整数除法都不会！”余悦君侧坐在椅子上，气鼓鼓地发牢骚。

“不好弄吧？”孙福贵笑道，笑得别有意味，“基础打不好，谁都没办法！”

余悦君望着孙富贵，不知深浅地跟一句：“是啊，我总不能从一年级开始补吧？也不知道他们以前都是怎么学的！”

听到这儿，斜对角的汪艳红发话了：“你什么意思啊，小余？”汪老师手里的毛线活儿停了，拿两颗杏眼瞪着他。未待他反应过来，就又换了一种腔调，“你是说俺们这些人水平不行呗，不如你这个‘大学生’！——俺们没你行，所以校长把这个班给你，让你这个‘大学生’那么一教，明年就是全乡第一！”

还是汪老师老道，不动声色地甩出两个“俺们”来，就把在座的老师们都圈成了她的盟友，而她对面的那个“大学生”，立时就成了“人民公敌”，被曝于众目灼灼的审视之下。

余悦君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处境的凶险，他还在为那个名不副实的“大学生”名号着恼：草甸村民眼界浅，把考学出去的一概叫成“大学生”；一般村民这么叫也就罢了，你汪老师应该知道，怎能分不清大学生和中师生呢？“汪老师，我就是个中师生，不是什么大学生。刚才我就是说这个班基础差，也没别的意思……”话说到后半句，硬生生被打住了，他觉得这事越说越露骨——整个班的学生基础都差，不是老师的问题，是什么？

“是基础差啊，草甸的学生基础都差，俺们这些老师水平都差呀！俺们都回家种地，留你一个人全教得了，全都教成大学生！”汪艳红撂下毛衣，两手比划着在屋里巡视，像是立即就要带大伙回家种地呢。

余悦君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看着这位昔日“恩师”夸张的表演，他红着脸，又冤又气却说不出话来。

孔庆林本周值周，因为停电电铃不响，找了把破钳子要出去敲铁轨打间操铃；他见状不妙过来圆场，“汪老师，误会了！悦君不是那意思，连他自己还是你教出的学生呢！”

孙福贵也说话了，以他习惯的两声“嘿嘿”开场：“老汪，我觉得人家小余没说假话，你那班学生确实太差，上个期末，平均分没一科及格的……”

汪艳红把余悦君训蔫了，气儿本来已经顺了不少，却又被孙福贵这话撩搔毛了。她一个急转身点着孙福贵脑门大骂：“孙大肚子！你是不是觉得你能？你那肚子里装的啥货你没数啊？用得着你个老王八来伸头……”

门外，孔庆林已经“当当”地把铁轨敲响了。按规矩全校学生都要在操场上集合，老师们也该出去站在队伍后面，一起听校长讲话，一起跑步或做操。可现在屋里有热闹，大家都不肯往外走。

众人关注之下，孙福贵也不甘示弱，他往后退两步，绕到桌子对过，然后用一只手摸着肚皮，远远地朝艳红坏笑：“咋的了，我这个头儿一伸，你就舒服成那样，至于那么嗷嗷地叫唤吗？”说完，还向旁观的老师们挤了挤眼睛。

汪艳红大怒，满地打转地找趁手家伙没找到，最后发现了孔庆林手里的钳子，上前一把抢过，“我把你那玩意儿掐了喂狗，看你还指什么嘚瑟！”

老师们赶紧拦住，七嘴八舌半真半假地解劝。汪艳红更来劲，隔着人墙一跳

老高，非要“掐了”孙福贵。大家见那舞动的铁钳凶险，一起动手夺了下来，然后闪到一旁，看他二人继续斗法。

正乱着，校长宋德志推门走进来。宋校长不过40，大眼，大嘴，灰黑的西服正装，一张方脸阴沉着：“都堆在屋里干什么？说多少回了，啊，是吧，没听见铃响吗？！”

宋校长一大早去草甸村委会了，去要钱。

那时实行县、乡、村三级办学，学校的日常开支主要仰仗村里；在草甸，也就得仰仗村支书姜志成。宋德志是这个学期刚调来的，新官上任的他，已经为要钱的事找过姜支书好几趟了。第一次见面，宋校长是开门见山义正词严：说草甸的校舍早该修了，有哪个哪个房顶漏水，哪块哪块墙壁裂缝，有多少多少门窗坏了，玻璃碎了，桌椅板凳胳膊断腿；又说学校总该有几个给孩子活动娱乐用的东西，至少也该支两个篮球架，置办个手风琴或脚踏琴——库房里倒是有一个脚踏琴，可已经少了好几个毽子不出动静了——另外，还该买几块黑板、几台幻灯机、几只皮球……

宋校长掰着手指头，一项一项地还没说完，姜支书的眉头已经蹙成了核桃：“学校在那儿几十年了都没事，怎么你一来，就要塌房子荒摊了呢？你光给我嘴上啾啾啾，回去写个东西来；还当校长呢，这么点规矩都不懂！”

宋德志一下子被噎成了哑巴。心说学校是草甸的学校，又不是我宋德志的学校，大家公事公办，你装什么装？麻雀落在牌坊上，东西不大，架子不小，一个不入流的村官，山野匹夫，说话的口气跟县太爷似的。我老宋好歹还是个老师，是个二十三级干部呢，怎么到了你这儿，就好像差着好几辈成孙子了？

一口气儿顶到了脑门，却又硬憋了回去。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初来乍到，土皇帝得罪不得，谁让你求人家来着？中心校副校长王显章，也是他宋德志的同学，当初在安排他来草甸上任时就谆谆告诫，一定要跟这个土皇帝搞好关系，在草甸学校干上三年，熬点资历，以后升迁调动都好说话——为了以后的日子，他忍了！

第二趟来的时候，宋校长真就带了一张单子，各种需求工工整整列了一大溜。最后一项，序数前还画了两个星号：“教师节，是不是给老师发点福利？”

姜支书接过单子，只扫了一眼就给扔了回来：“这个那个一大堆，你以为我这儿是银行？我一大摊子事就指着那点提留款，这村里的账还是负数呢！没钱！一分钱都没有！”说完，拍屁股走了。

宋德志差点没背过气去。回去跟教导主任韩继文发牢骚。韩主任肝病犯了，疼得头上直冒汗，却还是安慰他，说姜志成在草甸当书记当长了，就那个脾气，

让他别往心里去。又说，一次要那么多东西，也确实难为人家。不如多跑几趟，一项一项地解决。眼下先解决紧要的一项：赶在天冷之前，想法把门窗玻璃装上，不能冻着孩子。两人商量了一阵，决定一块儿去找姜志成，把握更大一点。

谁料，关键时候韩继文又病倒了，一大早托人带了信来。那么大岁数人了，谁知他几时能好？宋校长只好硬起头皮，一个人再去找姜志成。

阿诗霸

早上不到8点，宋校长就翻窗去了村委会——学校办公室的后窗正对着村委会大院。姜志成还没来，于是到旁边的供销社里等着。8点半再去，还没来，他又到村委会门房里等着。9点的时候，姜支书到了，先去会议室里给村小组长开会，宋校长就在会议室外间等着。等支书开完会出来，赶紧起身迎上，恭恭敬敬地呈上一个“请示”，短短的、瘦瘦的两三行文字。

这一次，姜支书的脸色、声调都比较平和：“其实啊，村里没少给学校花钱，篮球架、足球门、单双杠、跷跷板……什么没有？可现在呢，都哪儿去了？”

宋德志心说，什么哪儿去了，谁都知道是被你的村民偷去了！难道还是我老宋拿回家了？但他默不作声，表现得像个认真听讲的小学生，板板正正坐在那里，听姜支书给他上课：“当领导就是当家过日子，过日子就得有个过日子样儿。连家里的东西都看不住，那还过个什么日子？那就是败家，就是这当家的人不称职！——我看这么着，以后节假日，学校老师轮流值班，你这个校长带头……”

宋校长毕恭毕敬听了半天课，好歹等来一句值钱话：“你等两天，村俱乐部也要翻修，到时候给你们一块儿弄一下。”然后，就见姜支书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支弯头的美工笔，在那张“请示”上面唰唰地划出一溜粗大的行草字：“同意，转请志国同志办理。”下面又龙飞凤舞签上他的大名：姜志成。

宋德志后来打听到，“志国同志”，是草甸村委会主任潘志国。在草甸，乃至在黄原，都知道草甸的当家老大是姜志成姜支书；这村主任吗，不论是现在的潘志国，还是以前的什么国，充其量都是给姜支书看茶侍座的跟班角色。

这大当家的姜支书，有一个特别的嗜好，就是喜欢用粗头的美工笔签字。虽说村委会是不入品级的村民自治组织，但他还是喜欢像政府机关那样，让人办事时正儿八经地走公文程序，说这样更能体现集体领导、民主作风。而要走程序，

就不能光他一个人一张嘴，于是现实工作中没人理睬的村委会主任潘志国，总算在这程序里体现了一下，成为草甸村文书纸面上一个常用符号。

宋校长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学校第二节课的下课铃响了。他狠骂了几句，又往地上狠吐了几口唾沫，走到了学校后墙下。两手攀住办公室的后窗框要往上爬，回头发现大路上两个老娘们儿在盯他的屁股。宋德志平时很在意自己的形象，特别是在女士面前。于是不爬窗了，两手理了理西装，沿着后墙向东大门跑去——他急着赶回学校做间操讲话呢。

宋德志喜欢讲话，在黄原中学当政治老师的时候就能讲：“作为未来新一代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啊，是吧，你们必须牢牢树立起正确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啊，是吧，人生观，啊……”因为“啊，是吧”这个口头禅，学生们送他一个绰号——“阿诗霸”。后来又叫成“拉屎吧”，还给配上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曲调：“啊，朋友拉屎，啊，朋友拉屎，啊，朋友拉屎吧，拉屎吧，拉一屎一吧！”宋德志在政治课上抑扬顿挫地“啊，是吧”，下面常常就有学生随着小声哼哼，“……拉屎吧，拉屎吧，拉一屎一吧！”

来草甸学校当上“一把手”，有了面向更多人讲话的机会，他的讲话热情也高涨。所以，他到任后草甸学校的课间操就没断过，他讲话时的仪式、规矩也愈来愈多。而今天的宋校长，尤其有讲话的欲望。

学生都在领操台前集合好了，却一个老师的影儿也没有——都在办公室里挤着看热闹呢。

汪、孙二位的战斗已进入相持阶段。隔着劝架的诸位同事，汪老师不时地从桌上抄起书本、学生作业本夹、粉笔盒等东西，朝孙老师头上猛砸。孙老师两手抱着个带“囍”字的大红脸盆当盾牌，一有机会就把胖脑袋从盾牌后伸出来，回一两句浑话。战斗中，挂在墙上的石英钟被击中，掉到了地上，玻璃摔碎了。孔庆林上前捡起来，见表针还在嗒嗒地走动，就又给挂了回去。

见宋校长气呼呼的样子，老师们都赶紧往外走。孔庆林冲余悦君伸出两指做剪刀状，“让你嘚瑟，嘚瑟，我给你掐了！”余悦君却铁青着脸笑不出来。汪老师和孙老师出办公室了还在对骂，又被宋校长呵斥了几句，总算消停。

队伍整顿好了，老师们也都进入了规定位置：班主任站在各班队伍后面，副科老师在前面，分列于领操台两侧面向队伍。宋校长左右环顾，然后抹抹头发，跳上了台子。

而今，当上校长的宋德志讲话是更加“有范儿”了：“世界观”“人生观”“先锋队”“接班人”之类的大词，在他嘴巴里活蹦乱跳。原有的“啊，是吧”这个标志性的口头语坚持了下来，但“啊”这个音节明显加长，腔调就更加接近领袖者。此外还增加了许多肢体语言：胯部与小肚子用力地向前挺进，左手叉腰，右手不断地打着手势，说到严厉之处要做刀砍状，说到未来展望时就向右前方有力地劈出。

宋校长刀砍斧劈，劈得台下的大小听众一片怔忡与肃穆，就连刚刚还大动干戈、势不两立的两位老师，都即刻泯却了个人的怨怒仇讎，一变为满面的庄严恭谨之色了。现场也有偶尔个别的不和谐。比如最前排靠近领操台的一个一年级小女生，在宋德志讲话“啊——”的停顿间隙里，抑制不住地放了一个音韵悠长的响屁，招来周围嘻嘻的一阵笑声。再就是新老师余悦君，站姿不太好，在队伍后面缩着脖抄着手，两脚倒换着把地上的一块小石头踢来踢去。但这些，在宋德志看来都无伤大体：响屁带来的笑场，很快就被他的疾言厉色镇住；至于那个漫不经心的玩石头的年轻人，则可另找时间归置。

讲话的感觉真好。一大早受的窝囊气，已随着那些“啊，是吧”和刀斧手势抛撒了出去，他现在又找回了领导者的感觉：支书面前的小学生，又是宋校长了。

下间操后，孔庆林拉着余悦君找宋校长又报到了一遍。宋校长仰在椅子上，刚刚点上一支烟吧嗒着，“余悦君，啊……”似乎好不容易才把名字和人对上号，向杵在面前的余悦君点点头，“怎么着，家里的事都完啦，啊？”

“完了，手续都办完了。”余悦君说。他已经觉出，宋校长对他迟来的报到不满。

“悦君已经去班里上了一节课了。”孔庆林替他补充说。

“嗯。感觉怎么样？”

“这个五年级二班，基础——”余悦君突然顿住，往汪艳红座位上瞥了一眼，“我这刚刚毕业，经验不足，能力也不行；这五年级，还是让经验丰富的老教师——”

“这个问题就不要再说了，啊。”宋德志把烟伸到烟灰缸里弹了弹，正色看着他，“这么安排，自有我们的道理，我们得从全局考虑，啊，是吧。你是科班毕业的，家在本地，又这么年轻，啊，非常适合这个岗位。既然来了，就踏踏实实地工作，把担子挑起来，是吧。教学方面有什么问题，多请教咱们的韩主任，多跟庆林他们沟通，是吧。还有就是上间操，啊，老师应该站在班级队伍后面，站也得有个站样，为人师表，啊，是吧……”

余悦君没再说什么，心里在默数着那反复咏叹的“啊，是吧”。他读中学时

宋德志教过他政治，时隔多年重新聆听“阿诗霸”的谆谆教诲，他有一种梦幻般的恍惚。但很快就被那扑面而来的烟气呛转过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后，又沉入了浓重的沮丧中。

中午放学回家，余悦君往西间炕上一倒就没动静了。他妈过来叫他吃饭，他两眼望着天棚没反应。半晌冒出一句：“这班我不上了！”

他妈听了，怔怔地没敢吱声。

为上学的事，老两口一直觉得对不住儿子。余悦君他爹余承安有哮喘，重体力活干不了，还长年吃药，全家靠他妈一个人撑着，日子过得紧巴了又紧巴。余悦君中考时，他爹让他报中师，理由是读师范花钱少，能早毕业早借力。可余悦君一门心思上大学，自作主张填报了县一中。他爹知道了，一通咳嗽差点没背过气去，当下逼着他妈去黄原中学，找余悦君的班主任夏桂兰改志愿。夏桂兰不敢做主，就带她去找教导主任王显章。王显章说，余悦君是难得的大学的料，考中师可惜，劝她为孩子前途考虑。他妈说，就算考上了大学家里也供不起，一把鼻涕两行泪，硬逼着王主任给改了志愿。为这事，余悦君跟家里大闹了一场，恨得七窍冒火要烧房子。

余悦君读中师时还萌生过退学再上高中的念头，老两口动员了家里家外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好歹给压下了。现在余悦君毕业当了老师，挣工资吃上公家粮，老两口欢喜得跟天天都抓中大奖似的；可是看看宝贝儿子整天咕嘟着嘴闷闷不乐的样子，就又开始揪心。

还好，余悦君憋闷完了，该上班的时候又去了，去继续弄他的五年级二班。

草甸没有副科老师，除了自然、思想品德、历史、地理由校长、教导主任教授之外，其他课程都是班主任的。余悦君初来乍到，真是要一人包揽了，语、数、音、体、美、劳，实打实地备课上课批作业，从早到晚忙得透不过气来。看看同事们，却都那么轻松，每天上午一、二节课之后，大都在办公室里吹牛扯皮，好不轻松自在。

校长宋德志，总是拉着他的“阿诗霸”腔调，说他当年在中学时的辉煌事迹，说他打麻将打牌一次赢多少又输多少，说他乒乓球技是如何之高，如何修理原中学校长陈庆书；再不，就当着女老师荤荤素素地讲段子。

孙福贵呢，装了一肚子草甸村的新闻掌故：说老周家媳妇跟着老徐家男人跑了，说郑老二家傻闺女的肚子又不知被谁搞大了，说谁谁半夜偷鸡被堵在了鸡窝里，谁谁跟姜志成顶嘴被抽了嘴巴，诸如此类。

汪艳红则忙着织她的毛衣，间或向女老师展示一下她刚从城里买来的新高跟皮鞋，她腿上的一条瘦瘦的紧绷绷勒着屁股的锥子裤。再不就她的小儿子，说他如何懂事孝顺，又如何聪明伶俐打架不吃亏。有时，她还会跟余悦君讨论点学问——上次龃龉之后，她很快向余悦君示好，有事没事跟他搭茬——比如她曾指着语文书“赤壁之战”一篇课文问余悦君：“听说这个曹操是刘备的爹，是吧？”

余悦君吸取教训，再不敢随口说话，而是俯下头来做沉吟思考状。汪老师以为把“大学生”问住了，眯着眼，面露得色。那问题偏偏又被孙福贵听到了，而孙老师是知道这个学问的，于是远远地阴阳怪气地纠正她：“曹操怎么会是刘备的爹呢，他俩连姓都不一样！”汪老师却不屑地翻出眼白来：“懂个屁！我问你了吗？！”

这天上午第三节课，五年级二班是美术课。余悦君不善画，就在教室里给大家补数学。四年级一个男生从门口探进头来：“余老师，宋校长叫你。”

余悦君走进办公室时，男男女女一屋子老师正在听宋德志讲段子：“有一次吧，陈庆书、我，还有夏桂兰，一起去进修学校开会，啊。陈庆书那时还没改行，还是中学的校长。夏桂兰还是语文组组长，那天穿了个裙子，露着两条腿，挺白的，啊，是吧。开完会回来的路上，夏桂兰车胎没气了，陈庆书让我骑车推着夏桂兰的自行车走，他自己驮着夏桂兰，啊。夏桂兰说，‘校长，你自行车没货架啊。’陈庆书说，‘那你就坐前边大梁上吧，啊，是吧。’夏桂兰看看天儿已经挺黑了，就坐上去了。”

宋德志说到这儿，在座老师们都嘿嘿地笑。汪艳红插嘴道：“天黑了，你这个大灯泡正好给照亮！”

宋德志朝她摆摆手，接着讲：“就这么着，老宋我骑一个车子，推一个；陈庆书驮着夏桂兰，一前一后，我们就回来了，啊，是吧。到黄原了，夏桂兰下车，看着陈庆书的自行车，说，‘校长，你的自行车没有大梁啊！’我在边上一看，欸，陈庆书的自行车是个女式的，还真就没有大梁——现在我考考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呢？”

宋德志故事讲完，老师们一时默然，随之就哄然大笑。

“厉害啊，这个确实厉害，跟大梁一样硬挺，不服不行！”孙福贵两手摸着肚皮笑道。

余悦君在门口听了半截没太听懂，愣愣地问：“没有前梁，那人坐哪儿呀？”